

社会民主党内的 修正主义

爱德华·伯恩斯坦著

(供内部参考)

社会民主党内的 修正主义

在阿姆斯特丹向大学生和工人作的演讲

爱德华·伯恩施坦著

史集译

50604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Ed. Bernstein

DER REVISIONISMUS IN DER
SOZIALDEMOCRATIE

Ein Vortrag gehalten in Amsterdam
vor Akademikern und Arbeitern

Verlags-Gesellschaft Martin G.
Cohen Nachfolger. Amsterdam. 1909.

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

在阿姆斯特丹向大学生和工人作的演讲

〔德〕爱德华·伯恩斯坦著

史集译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1963年3月第1版

196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02·87 定价（七）0.25元

出版者說明

本书是伯恩施坦一九〇九年四月四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所作的一个通俗演讲，从說明“修正主义”这个名称的由来談起，闡述了修正主义的一些基本論点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任务，对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的歪曲和攻击。

在这本书中，伯恩施坦竭力抹杀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根本对立，給自己的修正主义找寻理論根据。他把馬克思主义說成是“一种以发展思想为基础的社会学說”，根据这种学說，“不可能有什么最終目的”，因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所以，有些社会民主党人主張“放棄社会主义的最終目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有道理的”。他攻击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集中、大生产排挤小生产、无产階級相对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的学說，认为随着資本主义的发展，資本家的人数“是在增多而不是在减少”，工农业中的小生产具有无限的“抵抗能力”和“生产能力”，社会各階級的景况都在“上升”，“絕對地說来工人階級的景况沒有比以前更坏”，等等。他认为資本主义新的发展創造了馬克思在写《資本論》时所不知道的“改进能力”和“組織形式”，經濟危机正在逐漸消失，“今天已出現了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克服停滯危險的可能性”；卡特尔“使以前做不到的調整生产成为可能”，它可以“帮助”資本主义“摆脱危机”。因此，关于資本主义危机的学說就“站不住脚”，而所謂資本主义社会“遭到直接毁灭和完全崩潰的經濟大災变的思想，也必定随着它一起垮台”。这样，馬克思关于資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論断也就是不正确的了。

伯恩施坦在最后一章中，进一步提出要社会民主党人放棄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把注意力放在“当前工作”上，即放在“議

会工作”、“工会、消費合作社的組織和建設”这类意义“更大得多”的工作上，而“用不着”拿这个“模糊的最終目的”去动員工人階級“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他认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張走的无产階級革命的道路是一条需要“作多次迂迴进军”、“越走越往下”的道路，而他們那些社会民主党內被称为修正主义者的人所主張走的社会改良的道路，則是“不仅是向前的，而且同时也是向上的”道路。在书后他还附了一篇一九〇九年三月所作的关于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綱領的演讲提綱，他认为这个提綱表明了用他“所主張的修正主义观点来論证社会民主党的綱領是完全充分的”。

本书是根据阿姆斯特丹馬丁·科恩公司一九〇九年德文版譯出的。

目 录

前 言	1
一 修正主义的名称的由来	2
二 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5
三 修正主义和馬克思的发展学說	9
四 馬克思主义和大工业的发展	13
五 馬克思主义和社会結構	19
六 崩潰論	26
七 修正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	29
附录：社会民主党綱領理論部分的提綱	33

前 言

我現在交給廣大讀者的這篇演講是一九〇九年四月四日我在阿姆斯特丹手工業者協會禮堂的一次集會上作的。集會是阿姆斯特丹大學生社會研究會同阿姆斯特丹大學生聯合會法學分會共同召集的。但是聽眾並不純粹是大學生，除了大學生和大學畢業生以外，還有很多荷蘭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的成員參加了集會。

這次是根據演講的速記記錄印刷成書的。我校閱和修飾了記錄的文字，但在內容上未作任何更改。我沒有完全刪掉直接的演講稱呼，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用了非人稱的句型來代替它們。為了盡量嚴格地保證讀者看到演講的客觀性，我認為這樣做是必要的。根據同一理由，我將記錄中有關聽眾對演講的某些地方的反應和他們在結束時的情緒的夾注刪去了。為了一目了然，還分成了若干小節。

在附錄中，讀者可以重新讀到一九〇九年三月底我在柏林市郊夏洛騰堡社會民主黨選民協會上所作的關於修正主義和社會民主黨綱領的演講的提綱，它表明用我所主張的修正主義觀點來論證社會民主黨的綱領是完全充分的。換句話說，德國社會民主黨愛爾福特綱領理論部分中我所反對的那幾點，不僅經受不住科學的檢驗，而且從鼓動的角度來看也是沒有必要的。

愛·伯恩施坦

一九〇九年四月中旬於柏林市郊什恩柏爾克

一 修正主义的名称的由来

主席先生在他的友好的致詞里提到了社会民主党內**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之間的对立。我认为，这种把两者对立起来的提法是不完全妥当的，在演讲中我将有机会对此作我认为必要的糾正。但是，我首先想从你們都知道的那一情况談起：很久以来，在各个国家里的社会民主党內，事实上出現了被称为修正主义的或者修正主义者的派別和分子。我故意說被称为，因为当事人决不是，至少决不是原来就自己把这个名称加在自己身上的。

修正主义者的名称是强加的、第三者編造的、并非自由选择的名称。不过我們时常在历史上看到这样产生的名称得到采用的例子。熟悉偉大人民党派和人民运动历史的人也会知道，恰好是这些强加于人的名称往往立刻被那些有关的党派——有的是出于赌气，有的是认为名称无关紧要——所接受，当作它們的运动的称号而被他們自己使用起来。用不着說古代的党派了，中世紀意大利改革党的情况就是这样，它被它的反对者称作**帕塔勒納尔**，意即撿破烂人的党^①。宗教改革时期也一样：**新教徒**这一名称原来也是个綽号。在尼德兰的历史上同样有出名的**乞丐**^②这一別号的例子。在英国大革命的时候，举足輕重的**教友派**的名称起初是用来罵人的。就連英国历史上的**輝格**和**托利**两大政党的命名也是如此。托利本来是强盜的意思，輝格就是酸牛奶^③。这两个党派起初用这些名字互相辱罵，但是后来它們却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对方給自己的称号，就这样叫了下去。当然**修正主义**这一名称还不像“酸牛奶”那样糟糕。在近代法国

① 我国历史教科书上譯为破衫党。——譯者注

② 十六世紀尼德兰反对西班牙統治的貴族革命派的別号。——譯者注

③ 根据另一种看法，**輝格**一名是从 whiggamore = 赶馬人轉来的。

共和运动中，我們看到机会主义者这一名称起初是用来辱罵甘必大领导的共和党人的。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二年間法国社会民主党发生分裂的时候，有一派被另一派輕蔑地称为可能派，他們后来也泰然承受了这个被认为是罵人的名字。在美利坚合众国曾經有过并且現在还有这样的政治家，他們起初被反对者称为 **Mügwümps**（印第安人的酋长），后来就幽默地用来自称。总之，这些名称都是根据某种表面現象加上去的，后来人們就普遍承认了。

那么，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者”是哪些人，他們想干些什么呢？这个詞儿还很新鮮。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內第一次使用修正主义者这一名称大約才有七八年的光景，而且是同一个此后从德国社会民主运动中消失了的人当时发表的一本书相联系的。这本书是阿尔弗勒德·諾西希博士的《**社会主义的修正**》，它虽然有些在我看来是相当好的細节部分，却遭到了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其中也有現在被称作修正主义者的人的拒絕。如前所述，諾西希博士从此以后退出了党，但是修正主义者的名称留下来了。后来它就被不加选择地用来称呼所有对社会民主党的傳統理論进行批評的社会主义者，其中也有我自己。

但是从对傳統的社会主义理論或者它的解釋进行批評的意义上來說，修正主义这一概念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內的年代还要老些。早在一八九五年布勒斯劳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一位代表——一九〇二年去世的富有才能的布魯諾·什恩朗克博士指出：“在党内进行着一場思想方式的修正。”他当时是指农业問題而言，而且要求党的态度同农业关系的已經改变了的发展情况相适应。然而，此后他就放棄了修正这回事。我不知道他怎么又离开了他已經走上的道路。

在这期間，从一八九六年到一八九七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的科学杂志《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問題》为总标题发表了我的几篇文章，它們对社会民主党內流傳的一整套观点进行了批評。随后，一八九八年春天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对关于一場預期的震动整个現代社会并使之崩潰的巨大經濟災变的理論。在这篇文章中，我針對災变論的一位辯护者（他当时指責卡·考茨基和我在我們的

文章中从来没有提过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顺便说了这样的话:“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对我说来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①我补充说,我把运动理解为既是巨大的、一般的社会发展,也是工人阶级特有的运动。这句话由于某种原因被德国资产阶级、尤其是自由资产阶级的党派抓住了,而当时新成立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尤其认为可以利用它来反对社会民主党。但是我的文章在党内却遭到了一些人的尖锐批评,他们要求下一届党代表大会对此表示态度。这就是一八九八年秋天在斯图加特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为了回答那些攻击,我给大会寄去了一份书面声明。后来我将这篇声明刊载在一本后面还要谈到的书里,我在其中相当清楚地阐述了我对主要的争论点的看法。为了不使这次讲演拖的太长,我不想在这里宣读那份声明了,我只是要指出,那时我写下的一切至今仍是我的信仰。那份声明在斯图加特遭到了一些反对。代表大会结束之后,当时的一些朋友敦促我将我的观点系统地写成一本书。于是《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就问世了。它是十年以前出版的,到现在已印过八版,而且被译成了各种文字。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刊载了上述给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的书面声明。在一定限度以内,可以认为这本书是在德国被称作修正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派别的基本著作之一。在这个派别的其他重要著作中,我的同志爱德华·大卫博士的、在我看来是出类拔萃的著作《社会主义和农业》,可算是最有价值的。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泰然接受修正主义者名称的还有:约瑟夫·布洛赫博士,《社会主义月刊》的编辑;阿道夫·冯·艾里姆,一位从工人阶级中涌现出来的异常活跃的人物,曾长期担任国会议员,但最近一次落选了;埃德蒙德·费舍,也是来自工人阶级,迄今担任国会议员;保尔·康普夫迈耶尔,现任慕尼黑邮报的编辑,是一位有成就的作家;保尔·勒贝,布勒斯劳的一位编辑;亨利希·波伊斯,德

① 这句话和作者在《新时代》上的文章中的原话在文字上略有不同。——译者注

騷的一位編輯；羅伯特·施米特，編輯和國會議員，德國工人聯合會全國執行書記；其他還有許多人。

我在此列舉的這些人的主張是什麼呢？他們有一個確定的綱領嗎？到目前為止還不是如此。如果對他們的觀點作進一步的研究，甚至可以發現他們之間在理論和實踐方面的許多問題上有意見分歧。我想舉一個實踐方面的例子來說明：有些修正主義者——我已經提到布洛赫博士，我還可以舉出第二個十分勤奮和幹練的人：理查·卡爾韋爾——認為目前德國在貿易政策方面沒有某種保護關稅是過不去的，而大衛和我以及其他人的意見是：現代工人階級必須毫無條件地維護各民族間自由貿易的原則，而且必須設法通過其他道路克服因為取消保護關稅可能引起的困難。諸如此類的意見分歧目前在修正主義者中間還有不少。然而僅僅這一點絕不能說明這一派別不行。誰只要追溯一下政黨的歷史，就會碰到這樣的事實，即凡是由愛好批評的人組成的黨派，也就是把批評放在首要地位的黨派，要死守一定的條文是十分困難的。因此，修正主義在許多方面並不一致這一事實，也不能被用來證明這一運動是不高明的。

但是，有人會問：這些人之間至少該有一點是一致的吧。他們必須有一點是共同的吧，那麼這一點是什麼呢？這就使我想起我們可敬的主席關於馬克思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所說的話來，似乎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是一方，修正主義者是另一方。這種看法甚至流傳很廣，但是我不能承認它正確。因為如果它是中肯的話，就要以一個修正主義者必須是一個反馬克思主義者作為前提才行。然而我不知道有任何修正主義者可以安得上這一稱號。

二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

反馬克思主義者起初只是馬克思理論的反對者的另外一種說

法。但是，什么是馬克思理論的基础，什么是它的基本思想呢？区别馬克思學說和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者的學說的基本观点是什么呢？这就是，它对于**发展思想**、对于**演变概念**的比較根本性的实现，領會得比馬克思以前以及和馬克思同时的其他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都更为透彻和深刻。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者大都是空想主义者，或多或少是一些異想天开的人，总而言之是**善于空想**的人。他們在观念中描繪出一个比当前社会美好的社会。他們是一些将一个想像中的最完美的社会当作目的并且試圖为此去奋斗的人。要不就是一些改良主义者，他們抓住任何一种看来是有机可乘的、广泛的社会改良，把它置于首要的地位，但是对于現存的社会缺乏深刻的基本的分析，他們不能把这种改良直接从已有的需要中誘導出来，他們沒有問一下，改良同社会的整个发展进程，同社会已有的存在条件和各种力量是否相适应？与此相反，馬克思所維護的观点是，現代社会是一个发展着的有机体，既不能任意地加以改变，也不能任意地使它僵化，这个社会宁可說有自己的完全独特的发展規律。——这些規律是一切想对这个有机体进行改良的人必須仔細研究的。在馬克思的前期著作中已經說出了这一偉大的思想，但是馬克思在一八九五年发表的以《政治經濟学批判》为題的一书的序言中才对它作了最系統的概括。同一年，达尔文的第一本关于有机自然界进化理論的巨著也出版了，人們完全有理由将这两本著作相提并論。人們可以将它們在同一年出版这件事看作一种巧合，但是它們之产生在同一历史时代和同一时期，这决不会是巧合。它們的基本思想表現了同样的精神。

达尔文的書闡发了这样的思想：生物的变化不能归原于創世主随心所欲的干涉，而必須根据这些生物的生存条件來說明其原因。如同达尔文詳述了植物和动物的新的形态和品种的起源，馬克思闡明了人类各个社会发展的历史。当然这两者的发展条件在主要方面并不相同，因为無論是植物界还是动物界的发展，整个說来是不自觉的和无目的的，而人类却随着時間的推移將意識到自己的发展条件，也將日益更多地自觉到斗争目的。然而，甚至这种自觉性也不能帮助

人們擺脫所有的約束。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它還不能使社會的發展成為随心所欲的事情。人類在發展過程中依舊受到自己的生存條件的制約。換句話說：歸根到底，經濟即生活資料生產的方式方法（我要加一句話：因為自然界本身是最重要的經濟部門）和生活資料生產的自然條件構成人類社會變化的歷史中的最終決定性的因素。這種思想，雖然從前，即在馬克思以前，已經有人發表過，卻沒有馬克思所給予的那種嚴密的形式。馬克思的功績首先在於：他作為社會發展的理論家追溯到人類勞動手段的歷史，把社會發展還原為**生產工具**——這一“人類器官的延長”的發展。

生產工具決定勞動的形態和生產率，並且通過勞動決定文明的水平。人們向自然奪取什麼，人們如何耕耘土地，如何對農產品和地下礦藏進一步加工，從而使一定的空間裡能有比從前更多的人生活，所有這一切最終都要取決於當時人們所掌握的工具的性質。生產關係決定人類的交往、人類的定居方式、統治關係和人類社會內部的階級形成，而生產、定居、交往和統治的發展又影響道德的判斷。在生存條件發生重大改變的時候，道德判斷也隨之改變，法權概念和司法機構同樣要隨之改變，因為產生了對於法權的不同的要求。同樣地，如果社會的經濟基礎改變了，政治制度也必須改變。這一切都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得到了闡明。如果由於工具的改變，社會內部形成了新的生產方式，如果社會結構隨着發生了變化，如果（起初是不自覺地）出現了新的階級，後來它們變得強大起來而且帶着日益增長的要求顯露了頭角，那麼總要來到一個時刻，從那時起向前邁進的、新的階級反對舊的、特權的、有產的和實行統治的階級的鬥爭將變成一場奪取統治權的鬥爭。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這樣的一部時時刻刻反復進行的、而且不斷採取新形式的階級鬥爭的歷史。這就是馬克思理論的基本思想。

人們可能對此作了片面的解釋。人們可能夸大了技術經濟因素的決定力量；人們可能忘記了人類具有思維的頭腦，忘記了思想和意識形態、道德和法權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着自己獨特的发展，它們對

于文化发展，甚至生产发展都是具有部分决定性的要素。人們可能十分片面地理解生产方式的概念，极其夸大了經濟因素的影响。同样，人們可能从另一方面将馬克思的历史观冲淡得黯然无色，把决定力量过多地归之于思想意識，过少地归之于經濟因素。必須承认有这一切情况；然而这是，或者可能是一些錯誤和解釋上的分歧，对它們进行反駁并不触及理論的核心思想。沒有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是的，我认为沒有任何一个多少比較重要的社会科学理論家不是在原則上接受了那一核心思想的。假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过錯不在于这些人而在于这个理論。一种具有內在真理的理論将超越党派斗争之上以不可阻擋之势得到实现。而这里就是这种情况。尽管思想还有自己的如此强有力的生命过程，但一般的法权等等观点的根源最終还是在于經濟关系、社会状态和构成社会的階級的性質，这在今天的科学界中几乎是老生常談了。为了說明这种情况在政治上表現到什么程度，不妨从历史中，即从英国大革命的历史中举出一个小的例子。

英国大革命时期有过一个著名的激进民主派，它的代表被自己的反对者称作平等派，意即革命家，平均主义者。事实上这一派中除了單純的民主主义者和激进派之外也有共产主义者。平等派在革命高潮中制訂了一个他們称做**人民公約** (agreement of the people) 的宪法草案。他們在其中說明要廢除当时的一切階級特权，他們要求平等的选举权——但是加了一个附注：“为一切不处于雇佣关系中的人。”如果当时曾有人用平等派自己的話对它的一个成員說：这种保留是不民主的，那末他就会十分惊奇而且不会同意这种非难。因为，到底是哪些人因此被剝夺了选举权呢？当时为工資而劳动的人的情况如何呢？对于英国革命的基础來說，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虽然革命按照慣例把社会的一切階級一个接一个地推到了最前列，我們在这次革命的历史記載里却沒有讀到工人階級的出場。我們固然讀到了倫敦学徒的騷动，却沒有讀到工人的騷动或者其他举动，为工資劳动的社会阶层由于当时的社会結構，在英国还处于十分不重要的地位，还没有发展起来。手工业工人在学会了他的行业之后很快就成为独

立的工匠。對於他說來，僱傭工人的地位僅僅是一個過渡階段，考慮到七年學徒的規定，僱傭工人階段在每一個工人生命中大都只是很短的時期。因此，他並沒有把他的師傅看成階級敵人。從社會角度來說，他是一個半成年人，在師傅那里住宿和吃飯，在政治上追隨他的師傅，組織上屬於他。當時的政治家根本不會產生給予像這種工人的人們以選舉權的想法，工人自己也不想要選舉權，而且他們根本不會理解這種要求。當時和後來在其他一些國家里也有過這種情形。只要僱傭工人的狀態對於手工業中的絕大多數已經滿師的工人來說還是過渡狀態的話，僱傭勞動者就不會構成真正意義上的階級，因此他們也不會提出任何自己的政治要求。

三 修正主義和馬克思的發展學說

在十七世紀，當時的社會結構產生了一定的政治觀點，這些觀點是那一個時代最激進的政治家也不能在思想上的忽視的；同樣，近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了另一些社會觀點，即使沒有任何理論家，甚至沒有任何宣傳者，這些觀點遲早必然會到處發展起來。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了工人階級，所謂工人階級就是說，只要你一旦成了僱傭工人，那麼你一生都是僱傭工人。這就是說，這是一個由並非暫時而是長期在經濟上依賴他人的僱傭工人形成的階級，然而他們並不因此就像中世紀、中世紀後期和資本主義前夜的手工業幫工那樣算是未成年的公民，而是必須以僱傭工人的身份結婚，以僱傭工人的身份建立家庭，從而也必須以僱傭工人的身份享有和維護對於國家和社會的廣泛權利。過去的手工業幫工對於種種捐稅有什麼可關心的呢？這些捐稅很少直接地，大多只是間接地通過他們的師傅同他們發生關係。現在的工人既是一家之主，一切貿易政策和稅收政策就都直接同他

发生关系了；現在一切使生活費用昂貴的东西都使他处境困难，因此他对一切国家大事的利害感就完全不同了，他必然会感到需要有人代表他参加制定法律，需要保持对立法和行政机关的影响。

这样，即使完全撇开暫时的經濟冲突不談，在工人和他們的已經成为資本家的师傅之間也自然会产生階級对抗。工人們将会認識他們和主人之間的比較深刻的社会差別，他們的工資斗争具有了社会性质。这种情况在中世紀和中世紀后期的工資斗争中是沒有的。当时的工資斗争大多只是为了零用錢之类的斗争，而不是为了生存条件的斗争。但是帮工的斗争通常完全不是圍繞工資进行的。我們所知道的德国中世紀手工业帮工的一次最大的斗争即亚尔薩斯区柯耳馬的面包帮工持續十年之久的斗争，是圍繞着帮工在宗教节日仪仗队中应占据什么位置这一問題进行的。在今天的許多人看来这是可笑的，然而对中世紀的帮工說来，仪仗队中的位置不是沒有意义的，而是相当重要的問題。我們不要忘記，当时的天主教在人民生活中起多么大的作用；仪仗队中的位置所反映的是有关社会地位的事情，但是这只涉及行业，不涉及階級。

決定現代工人斗争的却是一些完全不同的因素。現在，为了工資、工作時間和工作权利的斗争是各种职业的工人运动的特征，并且正如現代生产把工厂和作坊中一切类型的工人團結起来一样，利害一致的感情也渗透了整个工人階級。中世紀和中世紀后期的工人运动首先是个人的或分散的运动，或者一般的被压迫人民起义的一部分，現在則成了作为階級的工人的运动，这一运动涉及終身雇佣工人的实际要求，他們对国家的权利要求，他們在商品的生产、交換和分配中的經濟要求和希望被承认为成年人的社会要求。鉴于这一事实，卡尔·馬克思及其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才可以就近代工人斗争的偉大社会目的发表这样的思想：社会主义的手段和目的一定不能**发明**出来，一定应当**发现**出来，这就是說，要在这一偉大的日益发展的工人階級的物质和权利要求中去**发现**，它們已經**初步存在**于这一階級的实际发展的**条件**中了。一旦做到了这一点，他們就为社

会主义意向提供比过去所能想像出来的随便那一种基础更为牢固得多的基础。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由此把社会主义（如果我可以这样說的話）从架空幻想的領域拉到社会生活实际情况的坚实土地上来的，他們比任何一个先驅者都更大程度地把社会主义理論从思辨的演繹法的範圍轉移到現實的歸納法的範圍。

然而在当时的許多社会主义者看来，这是对社会主义理論的一个很大的限制。空想社会主义者，或者說他們的某种程度上正統的門徒（因为欧文、傅利叶、圣西門这时已經去世了），即那些創造了整套的社会体系、創造了異常美妙和完善的紙上社会的体系制造者們，以及自称为真正社会主义者的德国思辨哲学社会主义者們，首先在馬克思的學說中发现了社会主义极大程度的削弱。卡尔·格律恩（一个真正社会主义者）有时甚至认为，要求把君主制国家变成立宪制国家是对社会主义的叛变。社会主义还深深地陷在空想主义之中，以致天才的德国工人社会主义者威廉·魏特林竟異想天开，认为必須召募囚犯来爭取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一切具有这种和类似想法的人必然认为，馬克思的理論貶低了通过空想获得的偉大思想，就算还没有把它拋棄的話。在其他地方也有这种表現。不久前，俄国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諾夫在柏林《前进报》的紀念专号上写道，那些在八十年代的俄国按照我在这里簡單描写过的方式說明馬克思學說的人，受到了民粹派和有空想傾向的社会革命党人的攻击，被說成資本主义的助手或志願僕从，因為他們像馬克思也已做过的那樣，強調資本主义发展对于工人階級发展的必要性。但是当时在俄国发生过的情况，还曾在許多地方出現。其中有一件事还是很典型的。当我发表上述有关最終目的的那句話时，同一个普列汉諾夫非常激烈地攻击了我，然而他並沒有能逃脫被俄国革命者称为“俄国的伯恩施坦”的命运。把在这里闡明的那一馬克思學說轉化成實踐，在許多社会主义者看来，就是放棄社会主义的最終目的。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按照我的看法，馬克思的理論事实上已在原則上推翻了关于**最終目的**的观点。对于一种以发展思想为基础的社会學說，